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刘洁.论生态正义的五个维度[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6):65-70.

# 论生态正义的五个维度

刘洁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探究与实现生态正义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是改善社会关系与追随时代主题的必然使命。从存在、时间、场所、运动、精神五个维度对人类生态非正义进行归纳与反思,并对生态正义中的主体正义、代际正义、空间正义、实践正义和文化正义进行解读,旨在从不同视角厘清生态正义的内涵,为社会文明进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生态正义;主体正义;代际正义;空间正义;实践正义;文化正义

**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22)06—0065—06

正义是一个伦理范畴,“‘正义’与‘不正义’是同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征”<sup>[1]</sup>。因此,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或同一时代不同价值立场中,人们对正义的理解和诠释莫衷一是。总的来说,正义包含公正、平等、自由、权责对等等原则,主要体现在资源分配、权利责任、社会尊严等方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伦理基础与不曾中止追求的美德。基于世界性的资源悖论、生态危机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诉求,上世纪 80 年代生态伦理学正式将“正义”纳入生态思考,实现了价值判断与现实判断的融合,其最终指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分配。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方面,从文明的存在、时间、场所、运动和精神等五个维度理解和把握生态正义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存在维度反映生态系统中主体的发展状态及其关系,时间维度反映历史发展中生态存在的代际关系,场所维度反映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运动维度反映生态系统中能量、物质及信息的流变,精神维度反映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与立场。

## 一、调和存在之维的主体正义

人类社会文明的更迭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

过程。资本主义工业时代,技术的机械化、自动化促进了社会生产的繁荣,体现了人类对自然控制力的增强以及人与非人存在的“主客”对立。同时,经济社会生产的“增长”追求、消费主张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人自身在其需求被资本支配的过程中亦逐渐丧失自我实现的价值。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资源过度消耗所凸显的生态问题与社会经济关系问题的相互交织引发了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内在自我关系的反思。

### (一)人与自然的种间正义

探讨人与自然的种间正义问题在于正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生态伦理角度看,人与非人存在之间不存在三六九等,人与自然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恩格斯说,“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sup>[2](P314)</sup>。然而,人类认识世界的程度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中逐步提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以迎合人类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人类借助工具以“主人翁”的姿态冲破了人类的自然受动性,而忽视了对自然

收稿日期:2022-05-26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生态正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Y028)

作者简介:刘洁(1995—),女,湖北黄冈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的尊重、维护和责任。资源枯竭、空气污染、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频频显现,最终反馈至人类自身。现实状况确证,短期利益实现的代价虽然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但必然客观存在。因此,人类必须直面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问题。与工业文明中“人应征服自然”的哲学理念不同,生态正义秉承“人属于自然、依赖自然、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原则,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正义追求源自人类本性的夙愿,并蕴含于世界文明的未来进程之中。

## (二)人与人的差异性平等

平等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及利益交换的价值引导和判断准则。“基因遗传、文化环境造就了人的异质性,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是伦理上必须要遵循的价值引导”<sup>[3](P208)</sup>。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实现绝对平等,但要实现社会正义,必须要在个人生理起点、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遵循差异性平等。达尔文在《物种的起源》中表达的中心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生物的进化在于物种之间的竞争,这是基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当资本注入这种“优生学”理念时,便催生了社会达尔文理论,人类社会也被看做是以优胜劣汰方式进化的有机体,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竞争的哲学基础。但实际上人类社会与纯粹的生物界不同,人类特有的理性、法律规范及意识形态等作为社会秩序引导着社会的发展,而趋同的规则制度不可能包容所有人的特性。因此,资本市场下的公平与自由竞争其实无法确定实质性平等的竞争起点、竞争机会、竞争环境、竞争过程。同时,在追求“增长”的工业文明背景下,“增长”受益者与非受益者在社会上因资本占有导致地位不等、资源配置不等和生态责任不等,受益者会由物资“增长”带来幸福感,但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却成为非受益者的“欲加之罪”。这也进一步说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表征,其根本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生态正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平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这种生态性的模式善待不同的个体并改变既定的非正义竞争、非正义权责关系。

## (三)人与内在自我的辩证统一

人是作为客观存在与人的内在价值并存的个体。但是,“建立在‘可计算性和效率’原则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工人的异化”<sup>[4](P123)</sup>。同时,“在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背景下,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sup>[4](P181~183)</sup>。

“工人的异化”和“消费主义盛行”导致社会工人的劳动目标指向消费,消费加剧劳动异化的恶性循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借助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利用广告等大众媒体制造‘虚假需求’,进而控制人的内心世界,实现总体的统治”<sup>[5](P6)</sup>。这种以经济增长为价值导向所产生的外部力量缔造出了“虚假需要”,其目的是维持资本市场的运转。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一味满足自身以消费活动为核心的“虚假需求”而丢失自我实现的其他可能,无法正确处理需要、商品、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过量的物质生产漠视了自然体系的承受力,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这说明“在资本支配模式中,经济体系的增长是其监控的对象”<sup>[3](P269)</sup>。这种反生态性的发展模式着眼于短期利益,而要实现人类长远的发展以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则必须以生态理性替代经济理性,重新审视经济理性背后的人的内在价值。生态正义的存在方式使人们重构需要、商品、消费三者的关系,并开拓人的发展领域,寻求符合人本性的生活方式,旨在实现人的客观存在与内在自我的辩证统一。

## 二、跨越时间之维的代际正义

历史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sup>[6](P540)</sup>。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基于时间一维性的连续性、继承性。资源的有限性使利益随时间的一维性单向度发生,即使当代人在过去世代中“缺场”,未来世代人在当代“缺场”,也必然存在利益冲突,“代际正义”也由此而生。当代人应引入正义理念评价过去世代对当今世代的影响,将未来世代人的发展纳入生态考虑,以整体、长远的发展为价值导向,构建一个正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 (一)当代代际权力的“缺场”

从人类时间发端至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对环境的改造程度尚在自然可调节限度之内。工业革命催化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在人类社会最近的200余年内,建立在征服自然的基础上,人类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增长。恩格斯曾指出,“对于每一次我们过分陶醉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自然界都会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能得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在往后却会发生出乎预料的影响”<sup>[2](P313)</sup>。生态危机在近一个世纪内开始外显,且愈演愈烈。当代人虽然继承了人类独一无二的工业文明成果,

但是面对的是伤痕累累的物质家园。时间的一维单向性使我们无法在过去的历史中“在场”，而由前工业文明时代导致的矛盾积累形成了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生存难题和发展障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二）代际正义的界限

作为当代人与过去世代之间、未来世代人与当代人之间的代际正义，其界限是代内正义。“代内正义是指在合理与正当的条件下，不论其种族、国籍、性别、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差异的同时代所有人，对于享受、创设自然环境和利用、保护自然资源有相对平等的权利和义务”<sup>[7]</sup>。“代内正义问题不解决，当代人就不可能自觉地去关注后代人及代际正义问题，更难以在实践上真正解决代际正义问题”<sup>[8]</sup>。因此，代际正义必须建立在代内正义实现的基础上。同时，由于未来世代人类“不在场”这一客观因素，所以无论是代内正义还是代际正义，其思考者、执行者及最直接的受益者均是当代人。未来即未知，一般来说，“储备资源的能力越强，幸存的概率也就越高”<sup>[9]（P219）</sup>。但资源的有限性与“时间的偏爱”赋予了人类“继承”的特性，一代人的储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后代的初始所得。罗尔斯对正义的储存原则也进行了界定，“即以过去世代对当代的储存量加上为环境改善的付出量之和作为当代对未来世代储存量的基本参考”<sup>[10]（P226）</sup>。这一公式符合算术对等原则，但是过去世代的发展模式及储存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提供了“反面教材”。因此，要想摆脱生态代内非正义，当代人必须超越其发展模式，将当代发展目标的实现以及后代发展的利益保障作为当代人共创共谋的三重正义任务。

（三）正义与可持续发展

过度的发展与无限制的增长使当代人开始为人类不确定的未来担忧，当下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了未来的初始状况及其生存环境，这种绝对的控制力于未来世代人而言只能接受而无法抗拒。尽管当代人无法预知未来世代人的具体价值取向，但对于存在而言，未来世代人有着与当代人同等的基本利益需求，若未来世代人的基本利益需求得不到满足，不正义的行为则已在当代发生。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当代人与未来世代人之间资源分配正义的必要条件。工业文明条件下的社会构架中，正义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认为可持续发展只是现存社会制度下资本获益者用来掩盖其内部权力滥用的工具。但是，“如果将正义延伸到未来正义视域，可持续发展就可以被纳入正义之

中”<sup>[3]（P239）</sup>。正义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就转变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在探索生态系统深远发展过程中的思维转变，是生态视阈下二者的正义关系。正义无法建立在当代人与未来世代人互利的基础上，体现的是当代人对未来世代人的责任。这种责任要求每一代人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遵循自然规则，不以牺牲未来世代人的生存利益为代价满足当代人的增长欲望，使生态系统回归良性的物质循环，为“未出场”的后代留下应得的生存基础，奠定优良的文明基础。

三、突破场所之维的空间正义

“空间正义问题是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sup>[11]</sup>，是由人类实践活动产生的空间利益分配以及由空间分配决定的利益分配的正义问题。“现代社会空间的物理属性逐步消失，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日益显现”<sup>[12]</sup>。空间性质的转变主要是由于工业资本支配模式下的生产方式、制度导致的社会重组，即由资本导致的社会等级划分在空间上的体现，空间的分化凸显着社会的非正义性，主要体现为国际间、城市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一）国际空间正义

交通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空间距离带来的交往局限却带来了社会“隔阂”。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处于掌握生产核心技术及大量资本的垄断地位，并将工业制造场所向第三世界转移，而欠发达国家由此沦为工业生产的廉价原料及劳动力供应地。这种不平衡的产业发展使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在促进全球工业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局部的治理与改善，但发展中国家却因此不仅要承受污染性产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后果，还要面对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加剧了国际间的“马太效应”。随着生态问题的加剧，企图以资本支配模式改善、控制污染效果短暂且非生态性。因地理条件差异、政治经济结构等原因，国际范围内的空间被社会性地划分为不同板块。事实上，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空间在本质上具有一体化特征。这种由生产、资本扩张带来的空间正义问题，导致全球呈现出核心区、半边缘区以及边缘区的空间格局。这是生态正义无法接受的问题，国际贸易分工赋予了空间在资本意义上的“等级”划分，而这种“等级”在自然意义和社会意义上是非正义的。生态视域下的空间正义更重视国际内的关联性、协调性，强调立足于区域自治来表达全球化的生态治理。在全球贸易系统



中,不同地域具有其“绝对优势”,应承担与其发展相对应的直接或间接的生态治理责任,以实现权责对等的空间正义和国际整体协调发展。

## (二)城市空间正义

同一城市范围内也存在着由资本影响空间资源分配的正义问题。社会无法脱离空间而存在,“那些支配着空间的人可能始终控制着地方的政治,即对某个地方的控制要首先控制空间,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定理”<sup>[13](P292)</sup>。哈维在《巴黎城记》中写道,“巴黎的房地产越来越被视为是纯粹的金融资产中虚拟的资本形式,它的交换价值被整合到一般的资本流通当中,完全支配了使用价值”<sup>[14](P135)</sup>。这是由人类社会赋予空间以资本意义并形成的资本新形式,即城市空间随着社会的都市化成为了资本的重要支配工具。基于此,空间的交换价值逐步凌驾于其使用价值,空间资源成为社会拜物教的力量之一,最终的结果是空间资本受益者较普通工人获取社会财富的速率更快。财富的占有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财富所有者的居住空间“等级”,而“等级”的划分又决定了城市人口的其他资源配置,进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分化。显然,空间资本化的资源配置是不平等的,空间是人类的生态归属场所,这种反生态的空间资本化使城市居民迷失了对自身所处位置的良性认知,城市危机由此产生。在对城市空间资本化萌生批判的基础上,城市空间正义主张逐步瓦解空间中的资本性质,实现城市空间资源的公平配置以及城市居民作为人的本质上的平等。

## (三)城乡空间正义

世界范围内各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空间差异由此被纳入生态正义的讨论中。首先是产业分布导致城乡之间的财富收入差距,其次是城乡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导致乡村劳动力外流,进一步阻碍乡村发展。从经济发展来看,城市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是现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与乡村是社会的两种空间形态,在政治经济上是共生的关系,对于社会整体发展而言,城市与乡村同等重要,而现实的情况是,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乡村的发展利益为代价的。长远来看,城乡空间发展不平衡的不良后果将蔓延至整个社会。基于此,城乡空间正义认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实现社会及生态整体正义中的重要一环,必须超越传统城市优先的思维模式,重视城乡的整体性与协调性,改变城乡对立、分离、依附的非正义空间格局。

此外,城乡空间正义还强调尊重空间的多样性,使城市与乡村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在客观差异基础上平等享有空间权益、资源配置。这既是空间正义的价值取向,也是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 四、革新运动之维的实践正义

“一切文明形式都是以实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sup>[15]</sup>。“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的能量、物质交换关系的内在联系构成了生态系统的实践基础,其规律的核心在于生态系统内能量、物质流动的动态平衡”<sup>[16]</sup>。基于能量、物质的流变,人类在进行劳动交换、信息联动的过程中形成社会实践。生态正义旨在革新工业文明背景下的直线性非正义实践模式,让生态系统回归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的同时,革新人类社会的非正义劳动交换和信息资源配置

### (一)自然系统的能量流变

热力学的第二定律认为,“地球上生命体的等级增长以太阳能为代价,所有自足系统都会在丧失热能的过程中逐渐从高级结构状态转化为低级结构状态”<sup>[3](P20~21)</sup>。这表明,能量的流变具有不可逆性,其状态对人类来说从有效走向无效。生命有机体有其特殊性,即在一定时期内能从外部环境中吸取能量维持其组织的正常活动秩序从而得以发展,基本过程是“以‘负熵’为生”<sup>[17](P74)</sup>。通过新陈代谢产生正熵,这一熵增过程产生的热能最终排向外层空间。这是生态系统内无机界与有机界能量的基本流变过程。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呈指数性增长,这一点在人类所使用的能源类型上有所体现。技术的进步似乎赋予了能源以无限性,但开采难度的上升、代价的增加却往往被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资源消耗中表现出超自然性,伴随非正义熵变过程的资源枯竭已成事实。因此,实现生态系统的整体正义,需要立足于地球资源基础、承载能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在改善目前现状的过程中,逐步实现能量的良性循环。

### (二)经济社会的劳动交换

社会分工的国际化和技术革新促进了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带来财富总数增长的同时却进一步拉开了财富差距。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工人的工资取决于当事双方所订的契约而非实质的劳动价值”<sup>[18](P58)</sup>。这种按市场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劳务自由贸易在程序上是正义的,而工人的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进而实现资本积累。马克思

曾指出,“在资本雇佣的劳动关系中,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变得越廉价”<sup>[6](P156)</sup>。由此可见,市场等价交换只是一种服务于资本受益者的规则。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正义不是基于某种立场的规定,而是基于人本身的社会秩序。工业文明下的劳动非正义,其根本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不对等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了以资本占有量为衡量依据的社会等级。“一个和谐和生态健全的社会必须促进实质上的对等”<sup>[19]</sup>,“对经济社会中劳资对等的要求是对现实具体的人类劳动内容、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所展开的合理性反思和合目的性价值审视”<sup>[20]</sup>。要实现社会的和谐与长远发展,必须对经济社会中的不正义现象和不对等关系加以厘清和批判,并在社会发展中实现超越。

### (三)社会系统的信息联动

社会发展也是信息传播的过程。“在信息生态系统中,主要包含信息资源、信息主体、信息环境”<sup>[21]</sup>。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信息成为社会交互中的显性资源。上世纪 90 年代,未来学家托勒夫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了“信息富人”“信息穷人”“信息沟壑”等概念。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沟壑”问题在不断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日益加剧。部分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基建滞后等原因不能及时获取、传递有效信息,造成交往中的“信息孤岛”问题。由此加剧由信息资源的不平衡分布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社会不正义问题。历史的发展催生新的传播手段,新的传播手段亦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传播手段的阶段性发展”<sup>[22](P192)</sup>。现阶段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涌现让人类社会的信息联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互联网为枢纽的新兴科技打破了信息传播的传统模式并为信息共享的整体实现带来了机遇。这也契合生态正义中利益共享的价值取向,旨在逐步推进信息资源分配的公正,实现社会信息正义。

## 五、重塑精神之维的文化正义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反映。科学技术、语言以及人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指导、运用于人类实践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要害。工业文明缔造了非凡的科学技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和经济理性价值观。这种“以否认自然价值为特征的文化,导致以生态危机为表现的文化危机,从而促进人类对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的追求”<sup>[23](P306)</sup>。

而新的文化必然寓于一个有机的、整体性的生态正义之中。

### (一)工具理性的技术矫正

“技术是人类与客观世界实践关系的中介,是存在于实践活动之中的特有文化现象”<sup>[2](P271~301)</sup>。工业文明时代,技术成为资本支配的工具和生态灾难的有力推手,并产生了两种技术评价观。一是将生态危机归结于“技术滥用说”,另一种“丰饶论”观点则寄希望于发展技术来挖掘更多能源从而使人类社会长久地发展下去。但这都是基于人类控制自然的立场,且过分关注技术的“生产力属性”,缺乏对技术“有益属性”与“破坏属性”的辨别。事实上,技术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活动中的表达,“技术不仅不能创造而且还要消耗有效能源”<sup>[24](P71)</sup>。进一步而言,技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仅仅是物质能量的转换装置,同时还需消耗资源为其提供动力,在生态平衡中发挥着一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学术界需要重新审视技术的利用与社会发展、生态系统发展之间的利害关系,需要思考的问题不是技术本身的利弊,而是人类该站在何种立场去发展和运用技术。“如何”也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伦理上的正义问题。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更是人类迈向正义社会的重要抓手,应以一种整体可持续的视角,发展绿色科技开发清洁能源,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使自然、经济、社会三者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逐步实现正义的技术使用导向。

### (二)工业语言的生态转向

韩礼德认为,“语言是一种生产意义的资源,一个语义发生系统,伴随着一个把系统实例化的过程”<sup>[25](P8)</sup>,即现实环境缔造语言的同时,语言也起着塑造现实的作用。在工业文明社会中,量的多少、增长的速率成为衡量社会进步、产业发展、人的成就等方面的标准。“增长”观念扎根于人的意识并对人与人之间的正义产生负面影响。名词的可数性、不可数性对自然存在进行了划分,不可数名词性赋予了这些资源在人类观念中的无限丰富性。在语义结构中,人往往作为“施事参与者”,而非人存在则作为“鉴赏对象”,从而导致非人存在的道德考虑被忽视,这也是人类以控制自然的方式过度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原因之一。从工业文明发展来看,这些语言符合时代环境并发挥其推动力量,但从生态角度看,这是以人类为主导中心的非正义性语言。在生态问题逐步对人类生活及其发展产生影响时,“绿色”“和谐”“可持续性”等词汇走进人类视野,生态保护性语

言亦大量呈现,要实现工业语言的生态转向,需要构建由现实推进理论创新,使人们开始关注语言的力量并逐步摒弃语言中有悖生态理念的成分,营造和谐的生态语境,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走向正义。

(三)经济理性的观念转变

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人类对事物的看法,亦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动力及方向所指。以经济理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催生了不正义的社会结构,以资本追求为自我实现的价值目标促使人们在不平等的资本漩涡中极力竞争,并通过资本的占有和消费水平进行自我证明。亚里士多德在谈节制时对放纵的人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们爱着不适当的对象,或以不适当的方式来爱适当的对象,爱到超过大多数人的程度,所以,在快乐方面过度是自我放纵,是应受谴责的”<sup>[26](P99)]</sup>。在资本的社会中信奉“增长主义”生活追求何尝不是一种放纵。以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历史环境中的观念,使经济理性主导人与人的关系,工具理性主导人与自然的关系,使财富增长、消费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主要目标,忽视真实需求与精神追求。“而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的价值,仅仅取决于我们有多么看重他们”<sup>[9](P211~212)]</sup>。这说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价值观念。以经济理性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不利于甚至羁绊着人类长远发展,由此导致的自然系统失衡、社会发展阻滞、人类本质的迷失促使着观念转向正义与可持续。以生态理性为价值观作为引导,才能使人类社会改变以物质消费为核心的价值评价传统,使人类形成生态自觉,以简朴的物质生活和充实的精神追求超越奢靡享乐,实现社会与自然的长远发展。

六、结语

实现生态正义旨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适的关系,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实现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反映着人类社会对自身系统及整个自然系统治理中的权力、责任与义务。生态正义不仅需要不断的理论探索,更需要付诸实践,当代人应该成为积极的生态行动者。

参考文献:

[1]郑伟,温泉.正义的主体及边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澳)查尔斯·伯奇,(美)约翰·柯布.生命的解放[M].邹诗鹏,等,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4]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张苗苗.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探析[J].学术交流,2013(11).

[8]丁成际.论代际正义与可持续发展[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8).

[9]熊逸.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10](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1]任政.资本、空间与正义批判——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6).

[12]李建华,袁超.空间正义:我国城乡一体化价值取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4).

[13](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闫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4](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M].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5]Zhang Yunfei.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19(1).

[16]Zhang Xunhua,Wang Yan.Essential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Social Science in China,2013(4).

[17](奥)埃尔温·薛定谔.生命是什么? [M].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8](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19]Fred Magdoff. Harmon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yond the Capitalist Alienation of Nature[EB/O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6989121.html>.

[20]毛勒堂.劳动正义:一个批判性的阐释[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21]李美娣.信息生态系统的剖析[J].情报杂志,1998(4).

[22]王岳川.媒介哲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23]余谋昌.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24](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吕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5](英)韩礼德.韩礼德文集(第五卷):科学语言[M].张克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责任编辑 肖芬蓉 E-mail:simple5222@163.com